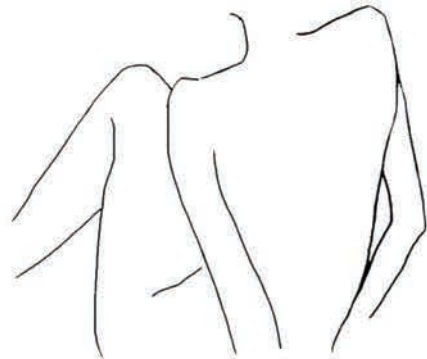


晒伤

雅拉 著

Sunburnt
yala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晒伤

雅拉 著

责任编辑：山 石

版面设计：侯国强

Sunburnt © 2023 by Jiayue Ouy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10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03mm x 127mm

字数：45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46717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3946717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78-7

雅拉，女，自由写作者，现居莫斯科。
笔名雅拉来自最简单、普通的俄罗斯小
男孩的名字。

短篇小说集一共包括十一个故事。故事
的主人公是一群站在规则与自由边缘的矛盾
的年轻人，在一天或一瞬间的爱情中寻找和
探索着人生的意义。情绪，对话，独白，闪
现的片段，不可靠的叙事者……以象征、
隐喻的方式，在对现实世界的包容和精神世
界的漫游中，思考了艺术家和女性的命运。

目录

一日情人	001
晒伤	015
普鲁士士兵	028
鄂托克牧马人	048
给我萨瓦纳	059
女雕塑家的情人	068
判决	082
西伯利亚小姐	093
最后一天	107
还乡	120
高山流水	129

一日情人

母亲去世了。

她，一个离婚的女人，回到了她十九年都没有回去的地方。中国南方某处。一个拥挤，杂乱的小县城。

她今年四十几岁。头发和所有上流社会的女人一样，泛着光泽，盘得简单优雅。

这里有一家咖啡馆。她记忆中并没有。

坐在窗边。

除此之外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

“你大概不是这里的人？”

“我是。”

“我看你不像。”

“怎么？”

“不，这里没有你这样的女人。”

她莞尔一笑。

她仔细打量他。他年纪很轻。一双中国式的眼睛。清淡的脸。与记忆中许多人相似。让她觉得有些美。

她母亲是小县城里一个勤勤恳恳的会计。强迫。焦虑。严厉。

汗津津地骑着电瓶车带她去补课。她看见母亲的脊背被汗浸透。如同大雨。

亚热带季风气候，七月里无比闷热，几个小孩子坐在厨房的饭桌边，吹一台很小的电风扇，老师就在冰箱上挂一块黑板讲题。

男孩子们总在注意老师穿着真丝睡衣的老婆。而她对一切充耳不闻。她只专注于自己握着的笔和笔下那一片小长方形里的正确。在对精确度的把控上，她从来不输母亲。

但她毕竟是个孩子。有时候她也会出错，那时母亲就会用尽一个女人可能的所有力气用力掌掴她。第二天她带着肿得一边大一边小的脸去上课。

她美国生活了十九年。从她被耶鲁大学录取开始。

到她完成博士学位。开始工作。以及第一次触碰男生的手。

她的长相也许完全与难看无关。从小到大，每到一处，都有男孩为她疯狂。三十二岁的时候她还依然是个处女。

那个人是她的客户。那双手不是一双年轻男孩的手。而是一双戴着戒指的，粗糙的，坚硬的，苍老的手。带着古龙香水味。她第一次与这双手接触，就让它们拥有了她。

她需要一个简单的仪式，让自己直接迈过那些年轻女孩沉迷的幻觉，直接成为女人。就让母亲曾经对她做的一样。跳过所有孩子的游戏，成为另一个人。

她决定嫁给这个比自己大二十三岁的美国男人。母亲知道之后，再也没有打给她。

但她还是嫁了。

因为对黄女孩感兴趣的有钱人并不那么容易找到。

而且她是真的想离开。

她对他说，你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人。

他问，像谁。

她没有讲。

在原来的电影院的地方，建了一个新的电影院。仍然很小。

那天，她冒着雨赴一个男孩的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冲到他的班上对那个男孩破口大骂。

再也没有人敢向她递出友情或爱情的橄榄枝。

“我们家的孩子以后可是要去北京的。你们都别来拖累她！”

而她没有去北京，她直接去了纽约，一个超越了母亲想象，比整个世界都更远的地方。

他们定居在纽约。查尔斯并非母亲想象的那样，他风度翩翩，对她十分关照。

他们一起生活了八年。没有孩子。

在她提出离婚之后，他还留给她一栋洛杉矶的别墅。

母亲没有和她一起去纽约。

“北京我去，纽约我不去！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当祖国的栋梁，不是美国人的姨娘！”

在黑暗中。他吻她。她没有拒绝。

他不漂亮。但他非常年轻。因为年轻而有点漂亮。

她让他触摸她。那些不应该让一个陌生人触摸的地方，她让他这么做了。

他实在和他长得很像。

特别是低下头的样子。在孩子般的倦怠和感伤中散发着温柔。

他像年轻男孩第一次对待初恋情人那样十分温柔地亲吻她。他在黑暗中转过去的背影十分稚气。

她突然笑着想，按他的年纪都可以当自己的孩子了。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

如果她没有离开的话。

但她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为了美国离开。为了美国。

她在纽黑文七年。在波士顿三年。然后是纽约。在纽约十年。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一个男人。

她任由这个素不相识的男孩抚摸她。在衣服下面，从上抚摸到下。这个贫困、潦倒、温柔又可怜男孩。

她知道他想要什么。

想要她带他走。

无论去哪。

他要离开。离开。

哪怕只有一会儿。

无论去哪。

母亲死在自己的床上。没有人发现她。

她那日益暴躁又愤怒的性格，她把所有人都从她身边赶走了。

她觉得他们都恨她，都想害死她。

她死的时候，箱子里的所有的台账都飘出来了，飘了满屋满地。很美。

密密麻麻的数字。数字。那些数字让她皱着眉头。紧紧地。让她计算了一生的时间。

他们在一间廉价的小旅馆。

他们在床单上拥抱在一起。床单不太干净。毕竟。这是一家便宜的旅馆。

他坚持要付钱。毕竟，在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面前，一个年轻男孩总是很有自尊心的。

就这样。他们在并不太洁净的床单上拥抱着彼此的身体。他还太过年轻。他还不知道要怎么做。他只是凭着孩子的本能这么做。他一点也不熟练。虽然他假装很熟练。她让他抱着她。

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她都给他。她轻轻抚摸他的头发。一个男孩子的永远梳不顺的头发。黑色的。干燥。洁净。他的身体也是。洁净的。干燥的。

相比之下，她则永远是湿漉漉。被汗水湿透，或是泪流满面。在无数个被悲伤沉醉的不眠之夜。她一定是某种水流，与人类不同的质地。

但奇怪的是，这一刻她的心里如此宁静。仿佛世界忽然成为了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与任何分开。

忽然之间。一切不再与一切分离。

他用那男孩子或小动物的温柔的动作，把整个世界都带给了她。

一个她一直都身在其中，却从来没有属于过的世界。在他的手掌，他的皮肤，他那双伤感的眼睛之中，把一切还给她。

他们这样做了很多次。他有点累了。他现在要小睡一下。这是一个透明，温暖，蜂蜜般醇厚的下午。一切都昏昏欲睡。

她走到窗边。外面是一个嘈杂的火车站。长日漫漫。司机。小贩。妓女。十分美好。

她也是妓女之一，她把自己不知羞耻地给予这座南

方小县城。因为她爱着它。她宁愿它强奸她。让她摆脱一切羞耻，强奸她吧，侮辱她。十分温柔地伤害她。在最深痛苦中爱抚她。让她平静。让她温暖。因为爱她。

即便不是这一个男孩子。随便一个男孩子。都会是同样的结果。

他的左臂上有一颗非常漂亮的痣。她弯下腰去吻它。然后很轻柔地起身。穿上衣服。

她忽然看见了天空。她永远无法理解的蓝色。她从未找到过的蓝色。

她找到了天空。

“妈妈，我非常爱你。”她低声说道。

她突然想起了一个很遥远的场景。她还很小，坐在浴缸里。充满了天空般的淡蓝色的清水。母亲让她和自己一起洗澡。她一直盯着母亲的乳房。母亲不许她这么看。扇了她一巴掌。

然后母亲让她站起来，完全赤裸，用力地，愤怒地，给她那小男孩一般的身体擦洗。胸前。背后。她的身体遍布红印。仿佛被暴力洗礼过了一样。

那些印记已经不再疼了，它们现在就像一个一个的吻，这个异常温柔的可怜男孩的吻，遗落在她身体的每

一个角落，成为对她的怜悯。

她一直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事实是她早已不再年轻。

而此时此刻，房间里唯一一个真正的孩子终于醒了。他在梦中踢开了被子。有些烦躁地发现空调坏了。他捏了捏遥控器，毫无反应。

他发出了一声很长的，孩子的叹息。

“我们去吃饭吧。”他说。有点自言自语，喃喃地说，“中午，妈妈给我做了一些东西，不太好吃……”

房间里的空气越来越热，她又脱掉了上衣。

“你很美”，他悠然地说。

她笑了。点起一根香烟。

“你要吗？”

“我不抽烟。我还年轻。”

他竟然已经开始嘲笑她了。他们开始与彼此相处舒服。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所以我不想让你知道。”

她笑了。默许他这么做了。

她带他去了餐厅。他穿着朴素的衣服，但他那青春的孩子气的魅力却引人注目。每个人都纷纷回头看他们。

经过了刚才他们疯狂的身心放松，他现在十分饥饿。她以她特有的那种优雅看着他狼吞虎咽。她又点了一根女士烟，服务员过来提醒，她就掐灭了。

“你在美国做什么工作？”

“我？我是心理治疗师。”

“你为什么做这个？你喜欢？”

“算不上喜欢。但它可以救人。”

“救谁？”

“比如我的专业，治疗抑郁症，厌食症、贪食症的病人。我的同事还有一些别的专长。”

她救过的第一个人，就是她自己。

“抑郁症。为什么会得这种疾病呢，我是说。像我的话，就永远不会抑郁。我很热爱生活。我永远都想要生活。这不为什么。如果非要说什么原因，也没有。为什么不生活呢？ why not?”

她看着他吃饭的样子，觉得十分可爱。

他吃得很多，他看起来真的很饿。

“你不饿吗？”他略显天真地问。

她笑着摇摇头。她现在一点也不饿。

那些贯穿她少年时代的巨大饥饿感，如此长久的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总是处于一种无法消除的饥饿之中。

她渴望食物。只有她考试成绩好的时候才有权利获得。母亲会带她去，只买一人份，自己不吃，坐在桌子对面看着她吃完。她在母亲威严冷酷的注视下吞咽。尽可能快地吃完。不允许想要更多。因为幸福就是罪恶。

这种特殊的感受——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饥饿——从未真正消失过。

许多年后，即使她可以坐在纽约最好的餐厅里，入口最富美感和口感的食物，依然觉得饥饿。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是让人疯狂的。

她越来越彻夜难眠。饥饿的感觉如同水流一般从身下一点一点往上漫延，浸没她，攫取她，当饥饿发作的时候，那种感觉会蔓延到每一根手指。

她半夜从床上坐起来。因为越来越深的饥饿而无法自制，不断吃东西。她吃光了冰箱里所有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趴在马桶边呕吐。

她病了。

她知道。

从那天起，她就决定和丈夫离婚。

就像一个最终要饿死的人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她的生命已经耗尽、枯竭、毁灭。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皮肤，都在疼痛。

没有人能再触碰她了。每一次轻微的触碰都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痛苦。

她注定走向，死亡。只不过就是那样。死亡。当一个人无法再维持自己生命的时候。就像母亲那样。

在疼痛中死去。死亡。在死亡的时候依然没有原谅她。

可是。这个在故乡偶然遇见的男孩。

这个奇怪的美丽男孩，这个一无所知的男孩。这个男孩。

他的抚摸却不痛。

也许是因为他对待她的方式——这个憔悴潦倒的，这个将死的女人——他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件无价的珍宝。

也许只是因为他明白美。

他能认出美。他不小心就读懂美。在看见她第一眼的时候。这对他来说竟然如此简单。就像读一本打开的书。也许因为他自己就是美的。

而那只刚刚轻轻握过她的乳房的，美丽的男孩的手

指，现在正握着一只小小的，白色的，陶瓷茶杯。他的手指仿佛天生就适合抚摸一切脆弱的东西。

这一刻，这一条细细的时间缝隙中，她，他，陶瓷茶杯，外面的世界，奇异地成为了一个整体。一个她无法想象的整体。

“你不必着急，我可以待得更久。”她说。

“那就太好了，”他用一种顽皮的孩子的语气说道，笑起来。

她仔细地看他。

她变得温柔得连自己都认不出了。

该如何结束这一天。

该如何结束这一生。

不，他们不会有以后的。

她已经人到中年了。而他才刚刚大学毕业。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然后很快就换了另一份工作。

“你可以多点耐心。”她说。

但她又能建议些什么呢。他生来就是这样。无尽的活力。充沛的热情。